

## 趣谈对联里的端午

□ 抚顺 马广生

今年6月25日是农历五月初五,即我国传统节日“端午节”。端午节的时令风俗中,除家喻户晓的吃粽子、赛龙舟外,过去还有“帖午叶符”的习俗,也就是指端午节人们在门上贴对联的活动。端午节贴对联虽然不如春节贴春联那么普遍和引人注目,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端午联作也不在少数,现在读来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也大有裨益。

在人们心目中,为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,家家户户于端午节之日都要食粽子,于是有人创作一则短联:“九子粽,五彩丝。”此联虽仅有六字,但反映了端午节的两大风俗。据南朝梁的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记载: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,楚人哀之。每至此日,竹筒贮米,投水祭之。汉建武中,长沙欧回,白日忽见一人,自称三闾大夫,谓曰:‘君当见祭,甚善。但常所遗,苦蛟龙所窃。今若有惠,可以楝树叶塞其上,以五彩丝缚之。此二物,蛟龙所惮也。’回依其言。世人作粽,并带五色丝及楝叶,皆汨罗之遗风也。”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副描述节令的对联:“端午午时人赏午;立春春日客游春。”上联道出了民间过端午节的气氛,下联则描述了民间立春以后人们纷纷外出踏青寻春游春的情景。同时,上联中的“三午”对下联中的“三春”,可谓严丝合缝,自然流畅,读来的是兴趣盎然。

在民间,端午之日还有在门上悬艾草、插菖蒲的习俗。时至今日,流风遗韵,依然可闻。有文人对以此联概括:“艾旗招百福,蒲剑斩千邪。”联语中形象地描绘艾草在门上迎风招展、其状若旗的景象,反映出人们看待端午的观念。且数目对数目,偏正词组对偏正词组,妥贴工稳。另有一联也反映了这一民俗:“保艾思君子,依蒲祝圣人。”该联用了两个比喻,一是将君子比作艾草,二是将圣人比作菖蒲。古时人们普遍认为端午节邪祟流行,便插菖蒲、悬艾草来辟邪祛祟。同时,人们联想到君子以浩然正气影响百姓,圣人以自身美德保养万民,虽与艾草菖蒲辟邪作用不同,但在正身佑民方面是一致的,因而联语中由物及人,由小及大,蕴意颇为幽远。

据记载,擅长联对的明太祖朱元璋于一年端午节时赐宴群臣,正当众人推杯换盏之时,他出一则上联,让群臣来对。上联云:“端门北,午门南,朝廷赐宴于端午。”联中的“端门北”的“端”和“午门南”的“午”合在一起,恰巧为“朝廷赐宴于端午”中的“端午”,要想对出下联确有一定难度。此时,群臣中的沈应思索片刻,开口对道:“春榜先,秋榜后,科场取士在春秋。”在明代,“春榜”也叫“甲榜”,甲榜取进士;“秋榜”亦称“乙榜”,乙榜取举人。沈应的下联以春秋两榜对上联端午两门,同时“春”、“秋”合成“春秋”,与上联“端”、“午”合成“端午”相对应,可谓对答工巧,贴切自然,得到太祖的赞赏。

明朝末年的一年端午节,屠户徐五见周围邻家都贴上了端午联,于是在中午也作一对联于门楹:“门幸无题午,人惭不识丁。”上联中的“题午”出自宋人范正敏所著《遁斋闲览》的谐语:说是一士子前往拜谒一位富人朋友,富人不想见他,便推脱已外出,士子知道这位富人在欺骗自己,便在富人的大门上写下一个“午”字后扬长而去,有人对此不解,士人解释说:“此乃牛不出头耳。”其意思是说这位富人朋友是个缩头蠢牛。联中的幽默诙谐,着实令人回味无穷。当朝名臣曹学佺路过,一见此联,大为赞赏,并遂叩门拜谒,二人结为至交。



## 淖泥

□ 肥西 张建春

淖泥之淖,和汪曾祺先生《大淖记事》中的淖字不是一个意思,前者为烂泥,后者为湖泊。淖泥是泥的一种状态,与水相伴,水灌透了,泥稀软,是为淖泥。故乡的水,存于塘渠坝壕田,就有淖泥塘、淖泥田、淖泥河之说,淖泥一脚踩下去,陷到小腿肚子,稀稀软软地拔上来得花费点力气。水生植物喜欢淖泥,软软柔柔得易生根,比如水稻,比如莲藕,淖泥是它们的天堂和乐园。

淖泥田里干活不轻巧,栽也费力、割也费力、挑也费力。但不和淖泥打交道是不可能的,就说水稻吧,一辈子就扎在淖泥里,缺了它们人的肚子一定是瘪的。故乡人种田,稻子可是大季中的大季。除种田要和淖泥打交道,盖房子也是少不了的。淖泥田出来淖泥,最好是黄土淖泥,拌上稻草,拓土坯、搭墙都是最好的材料,坚固不说,还冬暖夏凉,坚固的墙可传代,几间淖泥和草搭建的房子,几十年不倒,正常得很。

淖泥无骨,草做骨子,搅搅和和,风吹日晒干了,就硬朗了。乡间有句话:狗肉上不了席,淖泥扶不上墙。虽是对淖泥说事,实际上是指桑骂槐,说的是人,没志气,没骨子。孩子们和淖泥亲,想着法和淖泥玩,淖泥中有货,泥鳅、黄鳝、乌龟、王八,还有藏着躲着的荸荠,逮了、吃了,玩得一头一脸一身的淖泥,被家人狠狠地骂一顿,转身就忘了,又去淖泥里打滚。猪和牛也是喜欢淖泥的,天热了在水中打滚,恨不得闹得一身淖泥,淖泥是盔甲,戴上了蚊蝇叮不进。

故乡人还会在淖泥之间加上个骚字,叫淖骚泥。骚不是个脏字,也不算好。风刮大了叫骚风,雪下大了叫骚雪,事干过头了,叫搞骚的了。二瓜子相亲,一到女方家,拎着粪桶就去挑粪,干得一头汗一身臭,反而没落个好。女方家说:二瓜子是呆瓜,除卖苦力,什么也不会。村里有了歇后语,二瓜子相亲——搞骚的了。有几年有

## 夏日蚊趣

“隐隐聚若雷,啮肤不知足。”夏天一到最让人忧心的一件事就是防蚊,即便准备措施做得再滴水不漏,总免不了与这讨厌鬼碰面,被其叮咬。这不刚入初夏,一家人都为抗蚊忙碌起来,清扫房屋,整理杂物,挂起蚊帐,准备防蚊水、灭蚊器,只为睡上一个安稳觉,安全平和地度过整个夏天。即便如此,家里还是时常有蚊子光顾,稚嫩的儿子率先成了蚊子下手的目标,经常被咬得猝不及防。早上起床,儿子身上挂彩的几处大疙瘩,就是这夏夜幽灵的杰作。儿子被蚊子叮咬,全家人开始不淡定了。每晚睡前,我负责检查蚊帐和开启灭蚊器,妻子负责给儿子涂抹防蚊水。初始情况有好转,时日一久,儿子还是时不时中彩一下。妻子爱子心切,提议我们夫妻二人轮流值守,只为堵住这可恶的蚊子。

抓捕蚊子是我们最开心的事,蚊子躲藏,我们寻觅,最先是蚊子发出的声音暴露了目标,在不惊扰儿子睡梦的前提下,我们蹑手蹑脚,用手捉或用吸蚊拍,从如临大敌到长吁口气,一只只蚊子在我们的严防死守下,渐渐销声匿迹,酷热的夏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,儿子也慢慢睡得踏实起来。

蚊子为“四害”之一,足见是多么不遭人待见。打从我记事时起,夏天便是热闹的抗蚊运动。我居住的村庄植被繁茂,被山水环绕,林木遮天蔽日,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倒还是很凉爽,但就是有一点不好,经常有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人们发动“攻击”,尤其到了傍晚,蚊子成了主角,向

本小说畅销,叫《骚土》,此骚和淖骚泥的骚有一比。淖泥干净,淖骚泥的成分复杂。淖骚泥多产于塘和壕沟。故乡的塘口分为吃水塘、使水塘,吃水塘是故乡的大水缸,吃它水、喝它水。使水塘则是淘米、洗菜、洗衣,一年过去,水脏了,沉在塘底的泥也干净不了,这泥就成了淖骚泥。

淖骚泥有大用处,做秧田少不了,稻芽在它身上立身,柔和、肥力足,秧成也好拔。淖骚泥因此有了好听的名子——秧泥。谷雨前选准了使水塘,水戽干了,一塘的泥吸在塘底,灰褐的一层,鱼虾蹦哒,没人去管,忙着出秧泥呢。秧泥好闻,一股子清香,村里人用瓢挖、用锨拆、用手捧,最终集中到秧田里,耘均了、耕平了,一畦畦整规正了,这可是秧苗的子官哦。实际上,淖骚泥的味怪怪的,只是故土人闻着香,清香,秧苗的香,稻谷的香。淖骚泥出完了,放进水,使水塘再一次清亮,清亮得照见人,清亮得村姑对着梳妆,小伙子对着呲牙齿。

汪曾祺《大淖记事》完美,大淖美,故事生动好看,大淖中也有淖泥,软软的有心情、有心得。淖泥的淖许多年不会写,以为是闹泥,真若是闹字也解释得通,泥稀软鲜活,不就闹腾。后读《红楼梦》,读妙玉的判词,出现了淖泥:“欲洁何曾洁,云空未必空。可怜金玉质,终陷淖泥中。”白云为空,淖泥为实,一空灵,一实诚,倒是反差不小。从此知淖为烂泥。

没想到淖泥不土,和《红楼梦》和妙玉有关联,故乡流光溢彩了一番。淖泥、淖骚泥,端的有韵味,那是过去的事。今年开秧门,栽秧了,秧是小盘育秧,不栽,抛秧机抛。甚至直接点秧,连育秧的环节也免了。问起淖泥,多摇头。再问淖骚泥,只差翻白眼了。

小时,一腿杆子粗重的汗毛,好担心,老人说:别怕,淖泥里走上几趟,就被拔去了。淖泥,淖骚泥,能让人老成。

□ 厦门 程新兵

着人畜横冲直撞,家家户户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,生怕蚊子闯进来。我属于易招蚊的体质,被蚊子叮咬后,皮肤就开始溃烂,夏天总会在我身上留下无数大小的疤痕。那时候母亲为了让我们小孩子睡好觉,一把大蒲扇夜不离手,只要我们一翻动,母亲的大蒲扇就轻摇过来,为我们及时驱赶蚊子。有时我们深夜醒来,即便母亲已然熟睡了,但手中的那把大蒲扇依旧在摇啊摇啊,像装了永动机一样,不知疲倦地守护着我们。

那时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一个仪式就是傍晚薰草把,跟在母亲身后,在屋前屋后点起一个个大草把,没燃起的草把散发出滚滚浓烟,目的就是驱散蚊子,不要让蚊子进入室内。由于薰草把不够环保,我们又尝试了用洗衣粉水吸蚊、烧橘子皮驱蚊、放置煮醋、涂抹清凉油、喷洒花露水等方法,但不管用哪种办法,蚊子总是无孔不入,一副获胜者的姿态,每晚惊扰我们的好梦。母亲的大蒲扇从初夏一直摇到秋意渐浓,直到蚊子消失殆尽方才停歇。灰尘覆盖了记忆,也落满了使用一季的大蒲扇,母亲把蒲扇洗净晾晒,然后细心用旧报纸包裹起来,挂在墙壁上,以待明年夏天来临时再次使用。

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,很亲切,很惬意,夏天真的到了。这清新淡雅之气唤起了我对夏天的所有记忆:闷热的夜,轻狂的雨,凉爽的穿堂风,还有舒服的凉水澡,不过最让人难忘的还是这夏天的蚊子,以及驱蚊之中蕴含的乐趣与母爱。